

董志翹 著

訓詁類稿

四川大學出版社



訓詁類稿

張永言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王錦厚
特約編輯：曾紹義
封面設計：鄭一
書名題字：張永言
技術設計：文真
責任印制：肖惠蘭

訓詁類稿
董志翹 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望江路29號)
郵政編碼：610064 電話：5412526
新華書店經銷 四川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850mm×1168mm 1/32 印張：11.5 插頁：2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000冊 字數：275千字

ISBN 7-5614-1879-5/H·90 定價：18.80元

《訓詁類稿》序

趙振鐸

訓詁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早在春秋時代就有關於它的文獻記載，《國語·周語下》記錄周靈王時代晉國叔向聘於周，回晉國的時候曾對為他送行的單靖公的家臣講《詩·周頌·昊天有陳命》的事情，說明當時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訓詁工作了；說它年輕是它還有很強的生命力，不斷吸收新的營養而豐富自己，發展自己。

在我國衆多的文獻裏面，屬於解讀前代典籍的占相當大的比重。這是前代訓詁工作的結晶，是總結訓詁工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前輩學者在這些著作的基礎上取精用宏，總結了不少訓詁的規律條例，大大地豐富了訓詁學的內容。本世紀二十年代訓詁學被作為獨立的學科進入了大學中文系的講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等高等學府都有教授從事這方面的教學工作，影響深遠。

解放以後一段時期由於學習蘇聯這門課程被取消了，到五十年代末纔又有一些學校開出了這門課程。“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全國大混亂的局面，文化教育工作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和摧殘，到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結束，整個文教領域已經是一片蕭條景象，學壇寂寞，後繼乏人，振興訓詁學成了當時一批前輩學者的迫切任務。

1981年夏，中國訓詁學研究會的成立，標志着訓詁學的新生。短短的十年內，全國不少學校的中文系都開出了訓詁學課程，出版了近三十種訓詁學通論性的著作。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在訓詁實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出版了很多專著。訓詁學正向縱深發展。

但是應該看到，在前進中還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理論研究還落後，沒有更多的發展；訓詁實踐雖然比起以前來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從更多的古文獻來說，又顯得面太窄，可以作的工作還非常多。

董君志翹曾從徐復、郭在貽教授學習，致力於訓詁實踐，學有所宗，創獲甚多。日前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所撰論文結集成書，名為《訓詁類稿》示余，從這幾十篇論文完全可以看出董君治學成長的道路，能夠給人以啓迪。

我國古代的訓詁起源於讀經，經書是當時國民的教科書。由於時間的推移，到了漢代，先秦的經書已經不好懂了，於是出現了漢人的注釋，過一段時間漢注也不能夠讓人很好地理解，於是又有了唐人的注疏、清人的新疏，他們都以解釋經書和漢注為任務。就這個意義來說，先秦兩漢的訓詁研究得確實多一些，但是並不是說先秦兩漢的語言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沒有多少研究的餘地了。從董君關於《史記》《漢書》的一批文章完全可以證明，就是先秦兩漢漢語，可以研究的問題還不少。

九十年代初，董君遠渡東瀛講學，和日本學人多有接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道路上又有所拓寬，他在國內時就有一些有關中古漢語的文章問世，這時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古漢語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

董君語言文字學的功底堅實，治學嚴謹踏實，從這些文章完全可以體現出來。如《漢書·文帝紀》“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王先謙補注以“遂”為衍文，董君斥其非，以“乃遂”為聯合式雙音虛詞。《賈誼傳》：“終不知反廉愧之節”，王念孫以為“愧”是“醜”的錯字，舉了不少例證，董君則認為“愧亦有‘耻’義，‘廉愧’猶‘廉醜’亦猶‘廉耻’，不當如王念孫判為誤字。”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董君指出：“去”乃“離開”、“棄去”之義，故“去”下當點斷。都非常正確，表現出深厚的功力。

當前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董君正當丁壯之年，能够甘心寂寞，枯坐冷板凳，一心撲在訓詁的實踐中，認真讀書，慎密思索，他能夠從前人讀過研究過多遍而無所發現的文字中又看出新的問題，有所發現，有所發明，這是極其難能而可貴的。董君這個集子要出版了，求我作序，收在這個文集裏面的不少文章發表在刊物上的時候就已經讀過，這次再讀，仍然感到新鮮，沒有厭煩的感覺，是為序。

1999年8月30日
序於桃林村

目 錄

《訓詁類稿》序.....	趙振鐸(1)
前 言.....	(1)
《莊子》解詁.....	(1)
“《莊子·雜篇》舊注辨正”之辨證	(9)
《漢書》舊訓考辨(一)	(14)
《漢書》舊訓考辨(二)	(25)
《漢書》舊訓考辨(三)	(39)
《漢書》舊注辨證	(46)
《漢書》舊注辨證(續)	(51)
《鹽鐵論簡注》詁訓拾疑	(60)
試論郭璞注釋的成就	(64)
魏晉南北朝語詞溯源	(79)
古文獻的多音節同義複詞	(81)
略論古籍整理中訓詁學知識的運用	(85)
《廣雅疏證補釋》獻疑	(99)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語言研究.....	(105)
《太平廣記選》語詞訓釋商兑.....	(126)
《太平廣記》語詞考釋.....	(134)
《太平廣記》語詞拾詁.....	(156)
《太平廣記》同義複詞舉隅.....	(163)
《五燈會元》語詞考釋.....	(189)

《宋高僧傳》語詞札記.....	(203)
明代擬話本小說《型世言》語詞例釋.....	(219)
讀書識小	
“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新解	(236)
“而棄規矩”解	(239)
釋“自今”	(240)
再談“旋其面目”	(242)
也說“很如羊”	(243)
“伯”、“叔”單稱始於何時	(246)
“脚”有“足”義始於何時	(247)
“君既若見錄”解	(250)
也說“治”	(252)
讀書瑣記	(254)
“狗懷承蜩”與古人的“食蟬”習俗	(258)
借物表意——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	(260)
《史記》校點疑誤.....	(266)
《史記》校點疑誤(續).....	(275)
《漢書》標點舉誤.....	(285)
《漢書》校點贅議.....	(293)
《資治通鑑》標點疑誤.....	(302)
中華書局版古籍標點獻疑.....	(312)
《宋高僧傳》標點瑣議.....	(321)
《辭源》(修訂本)書證芻議.....	(336)
全書語詞漢語拼音索引.....	(345)
後記.....	(356)

前 言

擺在面前的是十多年來寫下的百餘篇有關訓詁的文章。

這些文章有的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過，有的自寫成之日起就束之高閣，僅為自己在學習訓詁過程中的一些粗淺心得、體會的記載。

今天，當要從中檢選部分結集付梓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扶携我在學術道路上學步的幾位老師……

1979年夏，我由江蘇師院（蘇州大學的前身）中文系派往南京師院（南京師大的前身）中文系，投著名訓詁學家徐復教授門下進修。當時參加教學工作不久的我，對“訓詁”這兩個字還甚感陌生，有幸的是一開始就遇到了徐先生這樣一位諱諱善誘的老師。在徐先生門下，我較系統地聽了他給首屆碩士研究生開設的訓詁學課程，並得以登門親聆先生的個別指導。先生讓我從晉代郭璞的注釋入手，漸次逼近訓詁的門徑。

鍾山脚下，揚子江邊的南京，隆冬奇冷，盛夏酷熱，然位於龍蟠里的省圖書館古籍部却是我的樂園。常常館門一開，我就攜上一個面包，整天地沉浸在古籍的海洋中，尋章摘句，樂此不疲。我的訓詁處女作《試論郭璞注釋的成就》就草成於這裏。不過，當我將自己積累的數百張資料卡片及論文初稿交給先生時，心中是忐忑不安的，因為這畢竟是平生以來第一篇有關訓詁的習作，我擔心先生會不屑於我的淺陋。出乎意料的是，先生極其認真地審閱了全文，文章的字裏行間都留下了先生的筆迹，篇末云：“這篇筆記寫得很好，方法也對頭，把重點放在音義相關上，能扼要立論，有厚望

焉。”甚至在我的每張卡片上，先生都寫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語。雖然我知道自己離先生的評價尚遠，但先生的鼓勵却使我確立了在訓詁上鑽研下去的信心。1980年，這篇論文的一部分被《中國語文》刊用，我深知：這裏有着先生的心血。

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了，臨別，先生又為我訂立了5年自修計劃。先生叮囑道：《漢書》是學習訓詁的根基書，用5年時間，將它與唐代顏師古的注、清代王先謙的補注通讀幾遍，可以和《史記》對照着讀，同時泛覽漢代典籍。我遵照先生的教導去做了，於是又有了這有關《漢書》、《史記》訓詁的一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還很稚嫩，其中也不乏牽強之說，但我還是將它作為自己治學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收在集子裏。

另一位先生即杭州大學中文系已故的郭在貽教授。初識郭先生，是1981年在武漢召開的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嗣後，多次去信向先生求教，先生亦有信必復。也正是先生首先鼓勵我研究《太平廣記》中的方俗語詞，並多次告誡我：從事訓詁之學，要甘於寂寞，不驚聲華。在先生的指點下，我開始了中古漢語詞匯的探索，收在集子中的一組文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特別令我不能忘懷的是，我曾將“《太平廣記》語詞考釋”一文寄給先生求教，不料先生已沉疴在身，但先生立即在醫院裏給我寫了回信。信中說：“……近時輾轉病榻，大有一蹶不振之勢。尊著精審絕倫，殊可傾佩，待賤軀好轉後當介紹給《文史》一試。……”

不久，即聞噩耗。先生在重病纏身的情況下，念念不忘的仍是獎掖後進，我捧着先生的來信，不禁潸然淚下。

我雖然始終無緣成為先生的受業弟子，但從先生身上，不僅學到了治學，亦學到了為人之道。

還有一位是日本著名漢學家入矢義高先生。1992年春，我受蘇州大學派遣去日本京都花園大學任教。課務之餘，有幸參加了入矢先生主持的“禪宗語錄研究班”及“敦煌文獻研究班”，每月一

次，我們來到琵琶湖畔，比叡山腰入矢先生家中。先生嗜酒，每必以各類名酒招待。從上午 10 時許，直到暮靄籠罩比叡山峰，我們團團圍着矮桌，坐在塌塌米上，在家庭的氛圍中，聽先生談古論今，旁證博引……。去年冬季，已高齡的先生突染重疾，入院接受大手術。但一個月後，他又談笑風生地出現在研究會上。這對我們年輕人來說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先生却靠着對學術研究的執着，迅速戰勝了病魔。在日兩年間，數十次研究會上，我獲益良多。特別是日本學者那種踏實嚴謹的學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間，受到先生的啓示，我寫了一些中古漢語語詞考釋的文章，發表於日本有關的學術刊物上，今天也一並收入這個集子中。（寫到此，獲悉入矢先生最近榮獲日本國學士院獎，在此謹表衷心的祝賀）

總之，是衆多老一輩的學者鼓勵並扶携着我在訓詁學的道路上蹣跚而行，如果收在集子中的文字偶有一得之見，那麼首先應感謝我的老師；如果其中存在無根之談，那就應深責自己資質愚鈍，努力不夠。

目前，受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訓詁學似有每况愈下之勢。不過，我堅信，我國的傳統文化，終將受到重視，優秀的文化遺產，終將不斷繼承下去……

當夜闌人靜，獨對青燈，陣陣倦意襲來之時；當遇到疑難，百思不解之時；當現實生活中種種干擾惹起心中的浮躁情緒之時，我的腦海中總會自然浮現出先生們帶有殷切期望的面容。於是，我便重新振作起來，繼續摸索前行……。

董志翹
一九九五年元旦於蘇州大學

《莊子》解詁

《莊子》一書，自魏晉以降，評注者數以百計。古注較有影響者為晉時司馬彪、孟氏、崔譏、向秀、郭象。現唯存郭象注可見，它皆散佚。唐代有成玄英為郭注作疏，清代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慶藩《莊子集釋》，旁搜遠紹，堪稱集大成者。今人陳鼓應撰《莊子今注今譯》，深入淺出，實方便當今讀者。然《莊子》一書，想象豐富，文筆變化多端，前人注書，又多因襲，故全書語詞，至今尚有未得確詁者。筆者翻檢數過，間作查考，偶有一得之愚，輒錄紙端，現遂摘數條，就正於方家。

一、挫鍼治縫

《莊子·人間世》：“挫鍼治縫，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成玄英疏：“挫鍼，縫衣也。治縫，浣洗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治縫，佳賣切。司馬云，浣衣也。向同。崔作縫，音綫。”

陳鼓應：“挫鍼治縫，縫衣洗衣。”

愚按：“縫”當作“縫”，乃“綫”之異體。《集韻》：“縫，私箭切，音綫，綫亦作縫”。《經典釋文》引崔譏注，正作“縫”。胡遠濬《莊子詮詁》亦從崔本，作“挫鍼治縫”。因“解”、“鮮”形近，古書每有相亂者。

《墨子·節葬》：“昔者越之東，有軒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博物志》引此亦作“解而食之”。而《墨子·魯問》則作：“其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畢沅注云：“鮮，一作解”。《列子》

·湯問》亦作：“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

又《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食鮮落。”《淮南子·時則》引作“穀實解落”。

蓋“解”字俗書或從羊作“解”，而從“魚”之字又易訛為“角”。《史記·賈生列傳》：“細故憇薌兮”，“薌”訛為“蔚”。《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云：“鮮或作‘鱠’字”《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引《爾雅》作“鱠”。此皆“角”、“魚”，“解”、“鮮”互亂之證。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的“鮮”正作“解”、與“解”之俗書極似。

從文意上看，“挫鍼治繅”為一事，“鼓筭播精”為一事。前者為縫治衣服，庸役身力以餬口，後者言掃市場，鼓筭播塵，選簡米糧以供家。相對為文。

二、傍、旁

《莊子·人間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檼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崔譔注：“檼傍、棺也”。引司馬彪注：“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檼傍”。

成玄英疏：“檼旁，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檼旁，七八尺圍，其木極大，富貴之屋，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愚按，崔注誤將“檼傍”訓為“棺”，後人多承襲之。新版《辭源》“檼傍”條云：“每邊用整版做成的棺材。”引例即用《莊子》文。實則“檼傍”乃“檼之傍”也。字又作“檼旁”，成疏即作“檼旁”。成疏云：“檼旁，棺材也。”

“棺材”者，乃“治棺之木材”之謂。“傍”、“旁”皆當訓為“榜”。“榜”即板也。胡遠濬《莊子詮詁》云：“檼，音善，棺也。”此解甚確，

“檼”即指“棺”，“檼旁”即指檼板”，亦即“治棺之板”。古者，傍、旁、榜互通。榜為板義，古籍中屢見。

《宋書·鄧琬傳》：“（沈）攸之繕治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此“板材”與“榜”為對文之例。

《金樓子·說蕃篇》：“劉休範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上表治城樓堞，多解榜板，擬以供用。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先解榜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此“榜板”同義連用之例。

從文例上看，將“求檼傍者”訓為“求檼之板者”，方與前文“求狙猴之杙者”、“求高名之麗者”句法一律。

又《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轍。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一句，歷來對其中“為舟者旁十數”之“旁”說法紛紜。崔譲注：“旁，旁枝也”。俞樾云：“旁讀為方，方，且也。言可以為舟者且十數也。”愚謂“旁”亦當訓“榜”。“為舟者旁”即“為舟之榜”。乃“可以作舟的板材”之意。古書中“者”作“之”用，屢見不鮮。

《韓非子·主道篇》：“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管子·君臣篇》：“此人君者二過也，……此人臣之大罪也。”

《莊子·庚桑楚》：“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王先謙曰：“者猶之。”

以上數例，均為“之”“者”對文，其意一也。

三、誰

《莊子·天運》：“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

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成玄英疏：“未解孩笑，已別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陳鼓應云：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孩”應讀作“期”。言未至乎期年而知別人（于省吾《新證》）

愚按：尋繹文意，“孩”當指期歲，如于省吾說。因始云“五月而能言。”進而云“不至乎孩而始誰。”故“孩”當在“五月”之後。若“孩”作“孩笑”解，則小兒解孩笑當在能言之前。

“誰”，歷代注家皆穿鑿迂曲。《說文》“言”部：“誰，誰何也。從言隹聲。”段玉裁注：“三字為句，各本少誰字，誤刪之也，敦字下云，‘一曰誰何也’，可證。李善引有‘謂責問之也’五字，蓋注家語。”《說文》“支”部：“敦，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從支享聲。”段玉裁注：“皆責問之意……此字本義訓責問。故從支。”據《說文》及段注可知，“誰”“敦”為一義，本義均為“督責”“責問”。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誰何綰，綰日以謹力。”

《賈誼集·過秦論》：“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六韜·虎韜·金鼓》：“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

以上三例中，“誰何”皆“督責”“責問”之意。文又可單用“誰”。《漢書·五行志》：“大誰卒。”《易林》：“無敢誰者。”中之“誰”亦皆“督責”之意。《文選·潘岳·藉田賦》：“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李善注：“《說文》：‘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此句中“誰督”乃同義連文，其“督問”意更明。

《孟子·公孫丑下》：“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此“敦”為“督”意。

蓋古音，誰，禪紐微部；敦，端紐文部，督，端紐覺部。古無舌上音，故“禪”與“端”“定”近，誰、敦、督乃一聲之轉，義皆通。

聯繫《莊子》文意，乃言：舜治天下，使民心浮競，因此孕婦不足月即生子，子生五月即能言語，不至期年即始責人，皆競教速成，與

常相乖，故不得終其天年。

“誰”“言”均指口頭表達，而“誰”乃“責問”之義，較“能言”又甚矣。

四、鮮規

《莊子·天運》：“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惛於蠣蠻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

成玄英疏：“鮮規，小貌。”

陸德明《經典釋文》：“鮮規之獸，李云：鮮規，明貌。”

林希逸《莊子口義》：“鮮，少；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

王先謙《莊子集解》：“鮮規未詳，蓋噬人之獸。”

愚按：“鮮規”一詞，衆注不一，唯以成疏得其旨。“鮮”者，少也。此常義。“規”者，細小也。“鮮規”乃近義複用，泛指稀見小獸。

《方言》二：“媯，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媯。”郭璞注：“媯媯，小成貌。”

《廣雅·釋詁二》：“媯，小也。”《說文》“貢”部：“𦥑，小頭𦥑𦥑也，讀若規。”段玉裁注：“𦥑之言媯也，媯者，細也。”《莊子》均作“規”。

《莊子·秋水》：“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不亦小乎？”

《莊子·庚桑楚》：“若規規然若喪父母。”《經典釋文》云：“規規，細小貌。”

《荀子·非十二子》：“覘覘然。”楊倞注：“覘與規同，規規，小兒之貌。”皆其證。

《莊子》此文，正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甚於蠣蠻之尾，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傷，不得安其性命。況於黔首，如何得安。

如此作解，方合文意。

五、悶、掇

《莊子·秋水》：“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向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郭象注：“掇，短也。”

成玄英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王先謙《莊子集解》：“望古雖遙，我自無悶，不必與古為徒也。近可掇取，我亦不跂而求之。”

陳鼓應：“遙而不悶：對於遙遠的並不感到納悶。掇而不跂：掇，拾取，形容近。跂，求。”

愚按：遙，長遠也。掇，當指“短”，與“遙”相對。以“可掇取”而引申為“近”，望文生訓矣。

掇，當為“𢂔”之假字。《方言》卷十三：“𢂔，短也。”《廣雅·釋詁二》：“𢂔，短也。”《玉篇》：“𢂔，知劣切，𢂔，上同，吳人呼短物也。”又云：“𢂔，短也。”《廣韻》入聲六“術”韻：“𢂔，吳人呼短。”

《淮南子·人間訓》：“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高誘注：“叕，短也。”

從“叕”之同源分化字，多有“短”義。《說文》：“叕，短面也。”《廣韻》：“顰，頭短也。”《衆經音義》四引《聲類》云：“惙，短氣貌。”又：“惙，又謂之惙儒，梁上短柱也。”惙，車小缺復合者，後指短時間的中斷。皆可為證。

從上下文意看，前有“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後有“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皆相對為言。故與“遙”相對之“掇”，當指“短”也。